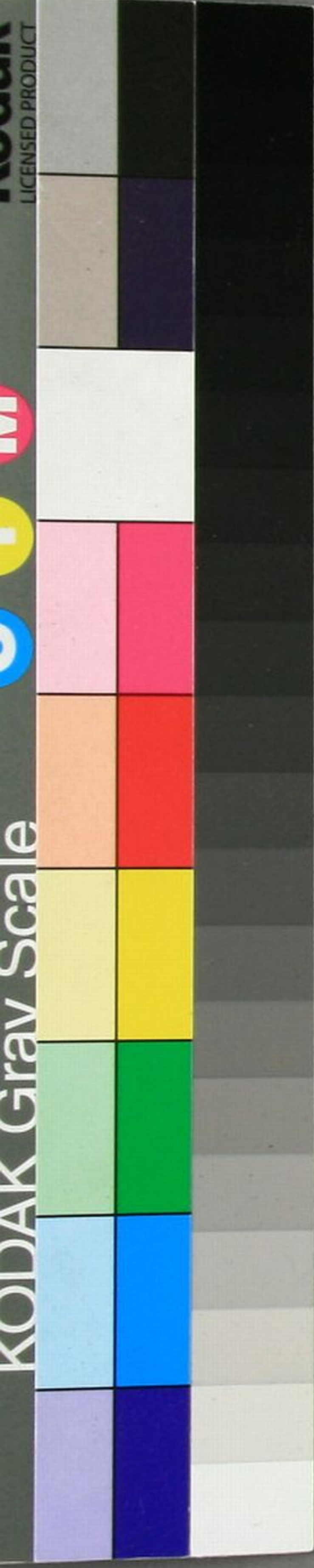




夜航詩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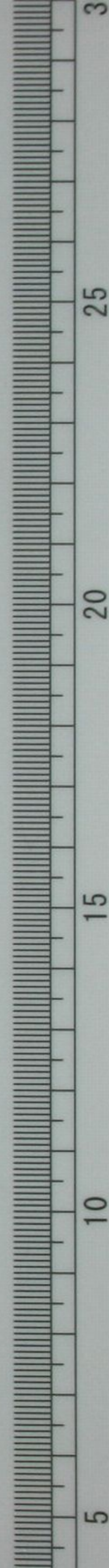
六

土岐文庫

文庫17

W173

6



文庫 17
W173
6

010185193484

昭和六十年二月一日
土岐善吉氏贈
寄

夜航詩話卷之六

伊勢津阪孝綽君裕著 男達有功校

程伊川曰凡人家法須月爲一會以合族古人有花
樹韋家宗會法可取也宗會法今不傳然觀岑嘉州
韋員外家花樹歌其盛可想見矣如崔敏童兄弟宴
城東莊蓋亦是也清袁倉山致仕居隨園每至春日
花盛家中輪流置酒爲太夫人壽太夫人亦設席作
答歲以爲例倉山有句云高堂戒我無他出阿母明
朝作主人蓋實事也此誠孝子至行若其力不能爲

宗會亦須做。是以致父母之歡。曾子所謂推牛而祭。墓不若雞豚。逮親存。庶幾乎他日少風木之憾矣。始之非難。善終爲難。朝華夕萎。雖美奚貴。歲寒後凋。明德維馨。蓋夫善終罔不在初。傳曰。進銳者退必速。此乃其戒也。漢文帝還千里馬。而與之道路費。惜中人十家之產。遂不作露臺。事詞醞藉。自無圭角。綽有餘裕。文帝之器大哉。是故錢朽粟腐。猶衣弋綈。宮室車騎。無所增益。穀儉自持。不敢滿假。終始如一。可謂歲寒之松矣。晉武帝踐祚。焚雉頭裘於殿前。以儉率

天下。既而及吳平。侈縱日甚。後宮數千。常乘羊車。幸之與群臣語。未嘗有經國遠謀。外患除而內憂殷。釀成五胡大禍。亂唐明皇即位。亦焚珠玉。錦綉於殿前。示朴爲天下先。然一觀帑藏。充牣則奢靡荒淫。糞土金帛。勤政務本之樓。徒爲虛設。非復前日開元天子妃子肥而天下瘠。漁陽鞞鼓動地來。此皆雖矯勉於初政。而怠忽於末路。難乎有恒矣。蓋志欲既滿。侈心便生。遂流連荒亡。徃不知返。換骨脫胎。若兩截人。然可謂朝華之草耳。大凡激而行者。未必不有進銳退

速之患也。觀夫牛乎逸而走一躍如失然已疲
四蹄忽痿不能復行若彼二主者豈非牛走哉。清乾
隆大爺嘗作有初行余得而讀之寔知其爲令主其
詞曰君不見晉武嘗焚雉頭裘平吳還駕羊車遊又
不見明皇珠玉焚前殿太真寵盛長夜宴人心靡不
有厥初幾見歷久常不渝當時焚寶博虛譽誰知慾
熾翻焚軀漢文卻馬輕千里崇尚節儉輝青史不聞
號令付炎官祇覺中心淡如水在潛邸時賦此自戒
乃克慎終如始今在御垂六十年未嘗聞其有悖德

也書曰慎厥終惟其始於戲信矣哉

明景泰帝奢靡無度嘗爲銀豆等擲於地令內侍爭
拾爲闕笑編修楊守陳作銀豆謠曰尚方承詔出九
重治銀爲豆驅良工顆顆勻圓奪天巧朱函進入蓬
萊宮御手親將十餘把琅琅亂灑金階下萬顆珠璣
走玉盤一天雨雹敲鴛瓦中官跪拾多盈袖金璫半
墮羅裳綯贏得天顏一笑懽拜賜歸來坐清晝聞知
昨日六宮中翠娥紅袖承春風黃金作豆競拾得羊
車不至愁烟空別有銀壺薄如葉并刀剪碎盈丹匣

也隨銀豆灑金階滿地春風飛玉蝶君不見民餐木
皮和草根夢想豆食如八珍官倉有米無銀糴操瓢
盡作溝中瘠明主由來愛一嘔安邦只在恤窮民願
將銀豆三千斛活取枯骸百萬人長歌之哀甚於痛
哭爲人君者讀之不猛省匪人矣

宋人李復云讀書須是識字此言學問之要訣也苟
不識字情於文義而讀書求解如闔室索物其可得
乎故爲學先務在識字通文義不然錯亂經旨是非
謬於聖人豈容忽諸蓋識字莫善於詩詩雖未技使

小子先通其解乃馴致學通經義之階梯也夫古經
文簡而理奧豈可一蹴而至焉乎乃詩且未能解而
直事經義者何異不緣梯階而以求躋堂樓也朱子
嘗言看詩義理外更好看他文章此謂毛詩然今之
詩猶古之詩故予之教人以詩爲入門之路童生頗
嫻佔畢輒驅而之詩自然習於文字資學業多矣是
方便快捷徑因技而進乎道亦德充之符也或譏爲倒
行逆施迂儒腐論闕殺人才世多讀書而不識字者
不獨道學先生皆坐此故也

唐山杜鵑暮春盛啼旅客聞之不勝悲傷以其呼不如歸故攪鄉情云此間至夏始聞國歌者流與鶯並賞特喜聽初聲詠以向人詫之按顧況山中作幽人自愛山中宿況在葛洪丹井西庭前有箇長松樹夜半子規來上啼僧齊己林下偶作花在月明胡蝶夢雨餘山綠杜鵑啼朱文公崇壽客舍夜聞子規空山初夜子規鳴靜對琴書百慮清喚得形神兩超越不知底是斷腸聲戴景明詩預識今年好鵲啼枕上聽許月卿詩要知來日清明節請聽鵲鳴第一聲明人

徐威詩山長空寄鯉春盡好聞鵲清人高步瀛詩客來未慣驚雛燕人到無愁愛杜鵑則彼方亦樂而賞之也但在旅中厭之耳

無題詩集載僧蓮禪杜鵑詩領聯云鶯子巢中春刷翅鵲花牆外曉傳聲此在當時殊爲絕妙隨軍茶花古稱芳宜花安澹泊湖亭涉筆歷舉故實水綿花稱兔花亦可備一典故

有倔彊好異者喜用僻典下奇字銜博以驚人余嘗指摘之責其杜撰輒言見東坡集或稱楊誠齋語余

曰二公全集吾能誦之絕無斯語若有別集乎請與
寓目焉其人語塞赧顏而退蓋腹中空洞而強欲出
奇小人窮斯濫矣又有用笛簫字者試詰其義答曰
取諸放翁詩鈔其義未考姑妄用之余哂曰放翁本
集作竹簫鈔本作笛譌耳君子闕疑慎言其餘乃不
知而妄作自欺欺人耶若以後再之直於屍骨上施
一大灸矣吁詞林多怪不得不燃犀也追考放翁咏
簫有笛材細

織含風漪之句似是謂
簫蓋簫亦謂之簫也

周櫟園論詩云學古人者只可與之夢中神合不可

使其白晝現形旨哉言乎今世學宋詩者不能得其
佳處而徒偏效其顰牛鬼蛇神白日橫行

徐而菴云今人詩要見好所以工于字句之間古人
詩不要見好所以妙于篇章之外洵知言也今之追
逐時好者不辨體裁不了章法以好行小慧爲能事
徒爭巧於五字七字之間琢鏤湊砌抽黃媿白合作
何由而得哉以此博一日之名則可而遂欲傳後世
耶

黃山谷詩苦於貪對偶而不脫灑好組織故事不勝

刻畫之痕尤逞奇自喜顧影裴徊銜耀太甚故格雖高而無滋味往往晦僻難曉世人不解事喜其律刻而切乃所以爲弊也魏道輔隱居詩話山谷喜作詩得名好用南朝人語專求古人未使之奇字綴葺而成詩自以爲工其實所見之狹也故句雖新奇而氣乏渾厚吾嘗作詩題編後雲端求古人遺琢拱手不俾方其得機羽往往失鵬鯨蓋謂是也西清詩話山谷詩所恨務高一似參曹洞下禪尚墮在玄妙窟裏漁隱詩話山谷詩酷學少陵雄健太過遂流而入于

險怪要其病在太著意欲道古今人所未道語耳當時既有是論而至今與坡公並稱何耶

杜詩且看欲盡花經眼莫厭傷多酒入唇虛字斡旋之妙圓轉如珠走盤然學者好倣此則不勝破碎矣蓋詩用虛字猶構舍之用榑子也若不善用動搖欲頽豈可浪用乎

自漢以女妻匈奴而後世習爲例常結昏戎狄不以爲恥如李唐之時世世嫁公主於虜酋尤可哀也昔齊景公一諸侯也畏吳以女女之猶涕泣遣之今以

天子之尊，廼與異類通婚，殆無人倫之理矣。夫庶人求配偶，猶各以其倫。良民之女，不敢嫁匪類。況王姬公族而棄之外夷，何其忍也。鍾伯敬《唐詩歸論》：崔湜奉和金城公主適西蕃應制之作云：「如此醜事，何勞群臣作詩應制？」唐時君臣，庶恥意氣盡矣。每讀之，氣塞湜詩，粗能回護，中寓傷諷，得詩人之意。然終不如「勿作耳詩之爲用」至此，亦不幸矣。蓋至明氏一掃舊弊，故得立此論也。

王弼州藝苑卮言云：「邊庭實詩自聞秋雨聲，不種芭蕉樹于鱗。」詩刪收之，然芭蕉豈可言樹乎？若作「自憐秋雨滴，不復種芭蕉」可也。按佛經菩薩如寶，知行如芭蕉樹。宋謝翱詩：「碁局雨生苔。」蘇文：「袈裟晴掛芭蕉樹。」是芭蕉可言樹也。又雜譬喻經：庭中有蒲萄樹。韓文公詩：「偶坐藤樹下。」金人李元翼詩：「牡丹樹下影堂前。」此類亦皆可言樹也。蓮亦稱樹。北齊時童謠：「金買藥園中有芙蓉樹，破家不分明。」蓮子隨他去。楊誠齋曉看芙蓉半紅半白花，都間非短非長樹。斬齊是也。然好奇喜用，非也。

蕉樹于鱗詩刪收之，然芭蕉豈可言樹乎？若作「自憐秋雨滴，不復種芭蕉」可也。按佛經菩薩如寶，知行如芭蕉樹。宋謝翱詩：「碁局雨生苔。」蘇文：「袈裟晴掛芭蕉樹。」是芭蕉可言樹也。又雜譬喻經：庭中有蒲萄樹。韓文公詩：「偶坐藤樹下。」金人李元翼詩：「牡丹樹下影堂前。」此類亦皆可言樹也。蓮亦稱樹。北齊時童謠：「金買藥園中有芙蓉樹，破家不分明。」蓮子隨他去。楊誠齋曉看芙蓉半紅半白花，都間非短非長樹。斬齊是也。然好奇喜用，非也。

杜詩崔氏東山草堂用真韻內押并字蓋出韻之失當時諸家往往有之皆一時趁筆之誤耳隨園詩話云余祝人詩七虞內誤用餘字意欲改之後見唐人律詩通韻極多因歷舉唐詩以爲一法予竟不以爲然也夫通韻古詩所用唐人韻法極嚴何敢於近體用古韻此猶王右軍書帖多誤字豈可以爲典要乎後學以是爲口實效尤文過不思之甚也

吳融詩一夜陰風度平明顯氣交鄭谷詩武德門前顯氣新雪融鴛瓦土膏春是顯氣冬春亦可言也梅

雨梅陰亦於春時言之柳宗元詩梅實迎時雨蒼茫值曉春鄭谷詩野綠梅陰重江春浪勢麤葢陸佃埤雅所謂迎梅也

許渾題峽山寺鷺巢橫卧柳猿飲倒垂藤語誠工矣然鷺非高木不巢是求奇巧而不遑考其實耳改作棲字則可也

黃山谷云歐陽文忠公極賞林和靖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之句而不知和靖別有咏梅一聯云雪後園林繞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似勝前句

不知文忠何緣弃此而賞彼文章大槩亦如女色好惡只繫於人吁是真醜西施而艷嫫母不意山谷乃爾因記王漁洋五代詩話載唐江為詩竹影橫斜水清淺桂香浮動月黃昏和靖改二字為疎影暗香以詠梅遂成千古絕調余初讀之以為和靖亦太橫然氣格乃過本句不啻青出於藍殆是神來之筆不謂之剽可也

唐許棠宣宗時人有送金吾侍御奉使日東詩曰還鄉無作使到日益榮親向化雖多國如公有幾人孤

山無返照積水含蒼旻膝下知難住金章已繫身此亦晁卿之類仕彼為侍御者又張喬送賓貢金夷吾奉使歸本國曰渡海登仙籍還家備漢儀孤舟無岸泊萬里有星隨積水浮魂夢流年半別離東風未迴日音信杳難期此恐或是同人然竟不可知其為何人也

彥九郎還日本作詩餞之座間走筆甚不工也萍踪兩度到中華歸國憑將涉歷誇劍佩丁年朝帝宸星辰午夜拂仙槎驪歌送別三年客鯨海遄征萬里家

此行倘有重來便煩折琅玕一朶花正德七年壬辰仲夏望日姑蘇唐寅書此詩真蹟儼然江戶樽屋氏珍藏彥九郎莫知其爲何人以頸聯所稱觀之似是士人奉使者然無姓氏豈亦商客之豪者歟

送居士五良大夫歸日本敬將玉帛觀天顏回首扶桑杳渺間舡泊古鄞三佛地杯傳新酒四明山梅黃細雨江頭別帆引清風海上還明到賢王應有問八方職貢溢朝班大明正德癸酉夏六月朔四明李春亭此詩藏於伊勢丹生邑神宮寺五良大夫松阪陶

工永正年間西渡久寓南京舶來陶器有書五良大輔吳祥瑞造者即在彼所作也春亭不知何人詩雖不工亦奇珍也

白香山蘓州詩綠浪東西南北水紅欄四百八十橋直是我浪華光景陸放翁登擬峴臺作縈迴水抱中和氣平遠山如醞藉人宛然平安城風致

李大白鳳凰臺詩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或作一水於義爲穩而氣格便劣耳明人郭登塏頂詩不知眼界高多少地下行人似凍蠅與眼花落

井水底眠一樣字法若作地上則不稱矣是必至語勢自然字法也

七言律絕發句以散句起必須押韻懦弱之輩喜從省略疎宕失體甚不可也且如絕句僅三韻耳而起手不能用韻何其駑鈍窘縮耶余七言發句除對起外一生不作不引韻起者亦爲學者慎之也

摯虞論詩賦四過假象太過則與類相遠命辭過壯則與事相違辨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麗靡過美則與情相悖此誠金科玉條學者可串而佩之

余前既論古樂府不可爲矣近得明人于無垢說曰唐人_不爲古樂府是知古樂府也辭聲相雜既無從辨音節未會又難于歌故不爲爾然不效其體而時假其名以達所欲出斯慕古而託焉者乎近世一二名家至乃逐句形模以追遺響則唐人所吐弃矣夫唐人能爲而不爲今人奈何不能爲而爲也無垢名慎行隆慶萬歷間名賢當時李王之焰尤熾故厭薄之而言也

薛能屢譏諸葛武侯非王佐之才遊嘉州後溪云山

履經過滿徑蹤隔溪遙見夕陽春當時諸葛成何事
只合終身作卧龍題籌筆驛云葛相終宜馬革還未
開天意便開山生欺仲達徒增氣死見王陽合厚顏
流運有功終是擾陰符多術得非姦當初若欲酬三
顧何不無爲似有鰥又云焚却蜀書宜不讀武侯無
可律余身真是蜉蝣撼大樹何其不自知量之甚薛
方貴時秦宗權爲之吏嘗坐法笞背薛口唱云素脊
鳴秋杖烏鞞響暮廳乃命決後宗權起兵追捕薛令
舉前詩因續之云又飛三尺雪白日落文星遂加害

其視武侯嘗罪李平免官及侯薨平慟哭發病死奚
翅霄壤之隔也哉

對偶語一有所本一無來處則爲偏枯猶病癱者半
身不遂也老杜端午賜衣詩自天題處濕當暑着來
清自天用易語因對以鄉黨篇字鳳林戈未止魚海
路常難上句翻用止戈爲武故以行路難對之山谷
咏猩猩毛筆平生幾緬履身後五車書平生二字見
憲問篇身後用晉張翰語東坡雪詩漁蓑句好真堪
畫柳絮才高不道鹽下三字亦皆有來歷見良工苦

心一字不苟作詩用事當如是秤停也如賈浪仙過
橋分野色移石動雲根人多喜誦之韻句誠佳此必
先得者惜野色貂續不免偏枯耳嘗與清公績論詩
及之公績曰詩人多以雲根爲石以雲觸石而生也
然張協詩云雲根臨八極雨足灑四溟則直指雲言
也賈詩亦然非用典也余曰即非用典雲根有力野
色平平終不免偏枯爾公績曰論誠精矣抑責於人
終無已夫余曰詩以律稱不容不嚴公績哂曰卿可
謂詩家高君矣

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傍人爲正冠人只知吹帽爲
孟嘉事而不知正冠亦用家語子路語伯仲之間見
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伯仲之間取諸典論因用陳
平傳天下指揮則定對之寵光蕙葉添多碧點注桃
花舒小紅寵光詩小雅語點注見鍾會孔雀賦五更
鼓角聲悲壯三更星河影動搖聲悲壯本于禰衡漁
陽過故星動搖亦取諸漢武故事正得介兩相稱詩
律之細如此真無一字無來歷杜詩豈可輕讀乎哉
盍簪喧櫓馬列炬散林鴉途窮那免哭身老不禁愁

此並下句偏枯偶失之也邵註引孔伸年老失意不禁愁恨偽蘓所捏造耳如子雲清自守今日起爲官用借對法假雲對日兩句一意故不病偏枯非後人所敢學也

京師五山禪徒好爲諧詩聯句尤要的對古言必以古言俗語必以俗語聖經佛典皆然蓋試才學也如月是無量壽山夫不動尊夢得劉夢得寤生鄭寤生櫻東山地主梅北野天神箸箱前往扇舟板再來橋亦可以解頤矣

或對天南星是藥以池北月非茶人問池北月何物答曰吾亦不知定非茶耳是與徒然草所謂白孟瑠璃一對雅諢又米元章嘗賦曰飯白雲留子茶甘露有兄人不省露兄叩之乃曰只是甘露哥哥耳亦可笑也

山谷湯婆詩天明更傾瀉額面有餘燠以煖足者額面齷齪窮措大哉履雖鮮不加于首冠雖敝不以直履君子於言可苟焉而已乎

傾城本不祥語猶言亡國李延年歌一顧傾人城再

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後世遂
爲美人通稱如梁劉綬詩題咏名士悅傾城是也故
李白在明皇前稱貴妃曰名花傾國兩相歡若講本
義唐突殊甚蓋猶今世城門以敵陣名自稱不嫌其
爲惡語也南門稱追手謂攻破其軍追入于城也後門稱搦手謂要其遁逃擒縛于此也
杜牧詩誰家洛浦神十四五來人羅隱詩中和節後
奉瓊瑰坐讀行吟數月來來言已來猶云許也杜光
庭麻姑洞記中有約五尺以來高六寸以來方二丈
以來濶一尺六寸以來相去三里以來等文蓋當時

語也楊萬里好用此字清愁舊是天來遠竹扉日影
針來大西湖瘦得盆來大道是荒城斗來大放出釣
臺寸來許諸餘不遑枚舉范成大詩新秋病骨頓成
衰不度溪橋半月來本羅隱句也

漢宣帝曰俗儒不達時宜賈太傅曰俗吏不識大體
此二者古今之通弊王粲儒吏論所云刀筆之吏皆
服雅訓竹帛之儒亦通文法噫其難矣抑世有以俗
儒爲俗吏者其弊更何如哉太白詩曰魯叟談五經
白髮死章句問以經濟策茫如墜雲霧此尤講學家

之通患也。至其甚者如桃源中人不知有漢安問晉魏況於資治通鑑文獻通考等政教典禮之書真混然途之人乃有覩面目傲然誇張開口便說治國平天下說理則喙三尺施用則手五斤直可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耳。

趙昌父曰：古人以學爲詩，今人以詩爲學。羅景綸曰：近時講性理者舍六經而觀語錄，是舍禰而宗兄也。予見今之學者不趨彼則陷于此矣。然溺於詩者猶可援也，頭巾氣習病入膏肓不可救藥已。

意行蓋取意恣行無所拘局也。劉禹錫蠻子歌：腰斧上高山，意行無舊路。是也。東坡策杖無道路，直造意所便。放翁隨意東西不問途，此即意行之義。王安石意行却得前年路，看盡梅花看竹來，翻案劉句也。宋史蕭注傳：王安石意行直前，敢當天下大事，其義尤可見也。

語辭文字不易押韻。王維：幽尋得此地，詎有一人曾。王昌齡：借問白頭翁，垂綸幾年也。韓愈：隔絕門庭邃，擠排陞級纔。韋應物：亭午一來尋院幽，僧亦獨蘓軾。

欲買柯氏林茲計待君必又苦熱誠知處處皆王安
石進律朝章古疏恩物議僉張耒平生千金質戒懼
敢忘暫陳造臞鴨久欲忘食蛙近亦稍黃庭堅夏扇
日在搖行樂亦云聊蔡松年青鏡髮蕭蕭及此霜雪
未皆押得穩妥可則也

古詩轉韻初無定式或二語一轉或四語一轉或數
十語乃轉韻數多少參差隨宜取便自在也然非爲
韻窮而轉其處意思必轉換是爲更端轉機也故讀
者辨解數須照韻分截也若作古詩不知斯訣意不

轉而轉韻貽笑大方矣

歌行換韻平仄互取參錯成章音節抑揚得宜蓋正
調也然劉廷芝公子行第十一句自麻轉陽代悲白
頭翁第十五句自東轉先次又轉支張若虛春江花
月夜第二十一句自尤轉灰次轉文又轉麻岑參送
顏真卿第九句自麻轉文少陵曹將軍畫馬引第十
三句自微轉麻丹青引第五句自元轉文又盧照隣
長安古意有自齊轉文駱賓王帝京篇有自微轉文
自支轉麻此姑就于鱗唐詩選舉之自餘不遑僂指

至如木蘭歌凡韻六轉皆以平韻承接其不必拘可
見已有一槩泥者故爲拈出之

五言古詩貴一韻到底篇長不冒轉換以通韻自在
也然亦有逐段轉韻者如蔡邕飲馬長城窟行齊武
帝西洲曲蓋以音節抑揚爲妙也又有末梢忽換韻
收住者一滾而出戛然而止奇警活脫頓挫尤妙如
魏文帝西北有浮雲上八句秦韻末二句云棄置勿
復陳客子常畏人陳思王轉蓬離本根上十句東韻
末二句云去去莫復道沈憂令人老是也

同訓字見一聯中李白疇昔不識君知君好賢才杜
甫方丈渾連水天台紈映雲王維懸知倚門望遙識
老萊衣綠底名愚谷都由愚所成錢起不奈扁舟去
其如決計何韓愈縱橫乍依行爛漫忽無次李端飲
馬逢黃菊離家值白雲每見先鳴早常驚後進多崔
峒曾見長洲苑嘗聞大雅篇朱慶餘資身唯藥草教
子但詩書許渾務閑唯印吏公退只碁僧皇甫冉圖
書唯藥籙飲食止藜羹劉禹錫宦達翻思退名高却
不誇白居易是日孤舟客此地亦離群司空曙仙方

當見重消疾本應便盧綸恐看新髻色怯問故人名
杜牧夜闌終耿耿明發竟遲遲喻鳧竟蒙分玉石終
不離塵埃僧齊已便應過洛水即未上嵩峰劉廷芝
但看古來歌舞地唯有黃昏鳥雀悲杜甫客來但知
留一醉盤中祇有水精鹽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
陽向洛陽白居易目昏思寢即安眠足軟妨行便坐
禪豈唯不得清文力但恐空傳冗吏名髻毛遇病雙
如雪心緒逢秋一似灰許渾一官唯買蓋公室但得
身閑日月長劉兼蜀箋都有三千幅總寫離情寄孟

光張籍復恐匆匆說不盡行人臨發又開封戴叔倫
欲寄遠書還不敢卻愁驚動故鄉人姚合玉佩聲微
班始定金函光動按初來羅鄴不愁世上無人識唯
怕村中沒酒沽王建知時每笑論兵法識勢還輕立
戰功如猶尚尤最爲作如似多足能解等不必舉焉
白詩葦血屏除唯對酒歌鐘放散只留琴更無俗物
當人眼但有泉聲洗我心兩聯中唯只但三字連用
各有所當子細玩味其義可見也

瀛奎律髓評李商隱隋宮詞沈香甲煎爲庭燎玉液

瓊酥作壽杯云以爲字對作字作即是爲也雍陶秋
園詩晚花開爲雨殘果落因風云因即是爲兩字相
犯也姚合山中詩酒用林花釀茶將野水煎云用字
將字元一般不可爲法不得已則然隨園詩話亦嫌
如字與似字犯重云竹垞爲放翁摘出百餘句後人
當以爲戒此雖作法過嚴然凡是類非不得已所宜
避也如知對覺疑對怪亦不若省也

杜詩斬新花藥未應飛白詩斬新蘿徑合洛浦禪師
偈斬新日月特地乾坤斬字形容其新言斬焉忽新

也遜齋詩話云在可解不可解之間夫明晰如是何
不可解之有又宋詩西風一紙征鴻信剗地催人辨
夾衣無端又被東風惡剗地多添一夜寒秋成苦作
兼旬雨剗地街頭米價高剗削也蓋厓峴削之則勢
斗峻矣因爲忽驟之辭有俄然驚駭之意蕉中詩語
解以爲迫辭未盡

詩家每用爛漫字而字書無明解蓋物夥盛之貌不
唯稱花之歷亂霞之灼爍凡事淋漓酣足之狀皆謂
之爛漫譯弭地堅累又稱婆娑紛綸之貌譯地羅婆

累按古人使用之例可以會其意矣莊子在宥篇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列女傳桀造爛漫之樂上林賦麗靡爛漫于前謝朓聽歌賦乍連延以爛漫時頓挫而抑揚沈約郊居賦始則金石鏘鉉終以魚龍爛漫並雜亂之貌魯靈光殿賦流離爛漫散亂之意樂府前溪歌黃葛生爛漫誰能斷葛根繁茂之狀壽陽樂長淮何爛漫廣遠之勢要之皆夥盛意也陳子昂空濛微雨霽爛漫曉雲歸杜甫主人情爛漫持答翠琅玕衆雛爛漫睡喚起烹盤餐犬羊曾爛漫宮闕尚

蕭條歸期豈爛漫別意或感激定知相見日爛漫倒芳樽已撥形骸累真爲爛漫深爛漫通經術先立刷羽儀如絲氣或上爛漫爲雲雨侵星驅之去爛漫任遠適李白身世殊爛漫田園久蕪沒待取明朝酒醒罷與君爛漫尋春暉韓愈開筵交履舄爛漫倒家釀縱橫乍依行爛漫忽無次前低劃開闔爛漫堆衆皴離思春冰泮爛漫不可收近憐李杜無檢束爛漫長醉多文辭元稹芳遊春爛漫晴望月團圓飲荒情爛漫風棹樂崢嶸同年同拜校書郎觸處潛行爛漫狂

有酒有酒方爛漫飲酣拔劍心眼亂白居易今朝餐
又飽爛漫移時睡假日無公事爛漫不能休六七年
前狂爛漫三千里外思裴回甘從此後支離卧賴是
從前爛漫遊曾經爛漫三年着欲棄空箱似少恩郭
利貞爛漫唯愁曉周游不問家又作春風爛漫晴霜
晴爛漫東窓日一笑山坡又看梅村市醉後作未敢
羞空囊爛漫詩千章僧法常優游麴世界爛漫枕神
仙丁鶴年韶光淑氣逡巡退暑雨炎風爛漫來周永
言春愁爛漫來難遣午夢飄蕭去莫遮張以寧昇平

不復後庭曲睡起漁陽爛漫聽文徵明胸中爛漫富
丘壑信手塗抹皆天真王世貞興來爛漫揮毫罷且
復婆娑里社歸皆稱十分之勢淋漓酣足之狀也諸
集鐫本漫訛作漫今悉改正之

說前見

淮南子夏桀之時主闇晦而不明道爛漫而不脩王
褒洞簫賦悼恍爛漫亡耦失儔左思嬌女詞濃朱衍
丹唇黃吻爛漫赤嵇康琴賦留連爛漫嗚噓終日張
協七命瀾漫狼藉傾榛倒壑鮑昭詩生事本瀾漫張
玉穀古詩賞析如瀾之漫言繁多也余謂亦與瀾漫

同猶言紛綸也

迴文體人名藥名等詩區區安排誠出苦心輕薄諸生街才所爲殆近兒戲苟爲人師踴稱先生者作此伎倆不亦失體乎詩固遊戲耳然苟涉輕薄者不可不慎也

排律強作長篇亦輕薄街才天閼剗藤耳孰能勉強讀之區區苦心費力徒爲絮叨窅言何其不自惜耶如及百韻始於老杜然僅一首繼之者白樂天集中凡三首是乃大家伎倆後人倣顰不知量矣清人徐

增說唐詩以十二句爲排律正局故其選需取六韻未載八韻僅一首耳雖頗偏見良有以也

正德辛卯韓使來聘也江戶學士就其館中唱和相競如高玄公三百九十韻室鳩巢二百二十韻豪吟鉅構可謂盛矣然究無益長語徒費紙耳

七言排律如杜白諸公亦不多見以其傷風趣也余戲目爲鯨魚羨海鯢膾苟知雅味者所不染指也余嘗誡人曰歌行中作長短句我輩未審音節不若且放教西人獨步偶見隨園詩話曰七古中長短句

尤不可輕作何也古樂府音節無定而恰有定恐康
昆侖彈琴三分琵琶七分箏絃全無琴韻故也是西
人猶然故只宜守正局耳但短篇首二句若四句以
五言起似有定格此或可擬然亦非老手不可也
楊仲弘云詩要首尾相應多見人中間二聯儘有奇
崛然全篇湊合如出二手便不成家數此一句一字
必須着意聯合也隨園云詩有有篇無句者通首清
老一氣渾成恰無佳句令人傳誦有有句無篇者一
首之中非無可傳之句而通體不稱難入作者之選

二者一欠天分一欠工夫必也有篇有句方稱名手
此皆中今人之竅真詩律要訣也蓋有句無篇者以
鹵莽貂續也如作律詩專於聯上著工夫至于起結
不甚用力苟且湊合故一聯半章雖好然前後不稱
則併其好者壞了殊可惜也

余嘗言歷代之詩各有所長擇其善者可也何必一
槩以世廢言元享已來明詩盛行宋詩則棄如糞土
耳近日專主張宋詩黃口兒皆趨彼幾令明人無處
生活時風之所靡好尚無定如此不亦太甚乎隨園

詩話云楊龜山先生言當今祖宗之法不必分元祐與熙豐也國家但取其善者而行之可也予聞人論詩好爭唐宋必以先生此語曉之恰與鄙說合好而知其惡憎而知其美如明李王偽體及徐夜義袁波旬亦未可全棄也

宋詩專於風趣明詩主於氣格各有所宜取不可偏廢也學者依彼氣格而占此風趣便唐詩可庶幾矣余斷宋明之獄左右其祖以此

宋趙子固論書曰學唐不如學晉人皆能言之晉豈

易學學唐尚不失規矩學晉不從唐入多見其不知量也此言真善誘人矣學詩以盛唐為準亦老生之常談不知而易言之耳初學宜從近人詩入則勞省而功倍然後盛唐可庶幾豈可一蹴而到耶余著續絕句類選所以爲初學指南也涉遠必自邇下學而上達又豈獨詩書然哉

古詩題目歌行引等本一曲爾見少陵作有同名異體者有同體異名者不必拘局也白石詩說放情曰歌體如行書曰行悲如蛩蟹曰吟使人思怨委曲盡

情曰曲序先後載始末曰引文體明辨猗裁遷抑以揚永言謂之歌步驟馳騁疏而不滯謂之行聲音雜比高下短長謂之曲述事始末先後有序謂之引吁嗟慨嘆悲憂沈思謂之吟此皆以臆言之安能如此判然曾敏行獨醒雜志云少陵古詩有歌行吟歎之異名每與能詩者求其別訖未嘗犁然于心也少陵其必有所祖述矣世豈無能別之者恨余之未遇也是昔賢既不明今人強求其別亦鑿空耳同訓虛字疊用者杜甫自從失詞伯不復更論文至

今夢想仍猶在韓愈感激生膽勇從軍豈嘗曾皮日休嘯館大都偏得月醉鄉終竟不聞雷王貞白豈思封侯貴唯只待豐年陳師道後歸棲未定不但只昏鴉王維簾前春色應須惜陸龜蒙釣竿猶尚枕楓汀和凝麻尾尚猶龍字濕楊萬里今歲知何故秋陽爾許驕僧惠洪江南春思倍添增楊基旅懷蕭索豈堪勝如既已與俱將欲等文中數見詩不多用楊升菴曰今文語辭竭來聿來不知所始楚辭車既駕兮竭而歸不得見兮心傷悲舊註竭去也呂氏春

秋膠鬲見武王於鮪水曰西伯竭來無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伐殷也膠鬲曰竭至武王曰將以甲子日至註竭何也若然則竭之爲言盡也若以解楚辭則謂車既駕矣盡而歸乎以不得見而心傷悲也意尤婉至則今文所襲用竭來者亦謂盡來也非是發語之辭矣文選註劉向七言曰竭來歸耕永自疎顏延年秋胡妻詞曰高節難久淹竭來空復辭皆謂盡字通此說穿鑿牽強令人惑滋甚焉按古琴操曾子歸耕操竭來歸耕歷山盤兮以晏父母我心博兮張

衡思玄賦迴志竭來從玄謀獲我所求夫何思此與呂覽竭來不同竭訓爰發語之辭來到來也洪武正韻曰竭來猶車來也詩家所用皆從此義楚辭及劉向顏延年並是也呂覽別自一義耳李涉有三竭來詩起句皆用斯語一曰釣魚竭來春日暖二曰山上竭來採薪名三曰採藥竭來藥苗盛張協竭來戒不虞挺轡越飛岑陳子昂竭來高唐館悵望雲陽津張九齡竭來彭蠡澤載經敷淺原李白竭來遊閩荒捫蘿窮禹鑿李紳竭來遂遠志默默存天和吳筠竭來

從舊遊式保羨門計蘓軾竭來東觀弄丹墨聊借舊
史誅姦彊長陵竭來見大姊仲儒豈意逢將軍朱熹
竭來空老淚無地別輶車是其義可見也又張麟之
韻鏡序竭來當塗得歷陽所刊切韻心鑑蕉中詩語
解引之以爲猶向來謬矣

聯中有兩句一連流走直下者謂之流水對老杜好
用此法喜無多屋宇幸不礙雲山直愁騎馬滑故作
泛舟回所向無空濶真堪託死生花徑不曾緣客掃
蓬門今始爲君開竹葉於人既無分菊花從此不須

開憶昨賜霑門下省退朝擎出大明宮悵望千秋一
洒淚蕭條異代不同時但遣閭閻還揖讓敢論松竹
久荒蕪皆直述其事意脉一貫昔人所謂作文字如
寫家書者又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傍人爲正冠將
一事翻騰作兩句融化妙絕澗道餘寒歷冰雪石門
斜日到林邱倒裝而流水對法尤妙

飫梁肉之餘悅蔬茹之食酖酎醴之後喝清冷之漿
王子安滕王閣詩能領此意者序作長文寫景盡致
綺章繪句光彩眩人於是詩則短篇淡意令讀者爽

然坡公所謂厭馱芻豢反思螺蛤者也王阮亭評陳
卧子詞如香車金犢流連阡陌反令人思草頭一點
之露此亦爲作文字不知變化者言也因憶五代蜀
主王衍奢縱熱諸香晝夜不絕久而厭香更熱皂莢
以亂其氣良可笑也

作詩審於用事不可貂續偏枯余既詳言之於前矣
西清詩話載熙寧初次揆以二府初成作詩賀荆公
公和曰功謝蕭規慙漢第恩從隗始詫燕臺以示陸
農卿農卿曰蕭規曹隨高帝論功蕭何第一皆撫故

實請從隗始初無恩字公笑曰子善問也韓退之闢
雞聯句感恩慙隗始若無據豈當對功字也乃知前
人以用事一句偏枯爲倒置眉目反易巾裳蓋謹之
如此又漁隱叢話宋子京落花詩將飛更作迴風舞
已落猶成半面妝議者或謂半面妝用宋元帝妃徐
氏事若迴風舞無出處則對偶偏枯不爲佳句殊不
知李賀詩云花臺欲暮春辭去落花起作迴風舞前
輩用事必有來處又精確如此誠可爲法也丹鉛錄
亦云少陵滕王亭詩春日鶯啼修竹裏仙家犬吠白

雲中修竹用梁孝王事犬吠雲中用淮南王事人皆知之矣但怪修竹本無鶯啼字也偶見孫綽蘭亭詩鶯啼吟修竹游鱗戲瀾濤乃知杜老用此也讀書不多未可輕議古人此皆至論精密爲後進合錄之吾邦中古尚昭明文選當時學者專意此書勸學院集飲或曰今日之會不問齒序乃以才高下爲席藤隆賴便直進居上頭諸人爭之隆賴曰文選三十卷四聲切韻有暗誦者邪身座乃應讓耳其通文選爲能事如是唐人亦然故少陵有熟精文選理之句李

德裕曰吾家不畜文選蓋惡其浮靡激反時俗而言也至宋尤甚時諺云文選爛秀才半又云文選熟秀才綠東坡因罵文選曰小兒強作解事亦矯激之言也唐鄭爽嘗以文選教其子其兄曰何不教他讀孝經論語免學沈謝嘲風詠月污人行止茲言誠有識矣如雨航雜錄所云唯文選是尚枕席沈醉其間而六經如甲乙簿者固鳴鼓而攻之可也然遂廢而不讀者亦不免於面墻爾

杜詩讀書破萬卷破猶過也公詩二月已破三月來

李義山新正未破剪刀冷亦皆訓過舊說識破萬卷之理或謂猶韋編三絕並非

李瀚蒙求協以韻語以便課誦蓋倣周興嗣千字文故全唐詩收爲詩類近世往往有續貂者徒倣其體裁而不知押韻殊可笑也

肥後本田正卿天才俊逸爲詩敏絕一揮數十篇人莫撓其鋒嘗遊長崎過佐賀學館諸生素聞其驕傲頗憎忌之試即席贈詩要和欲俟其成更又次韻仍請再和必令詞鋒刊蓋皆具腹稿云生見幾領意便

卻贈各一首附次韻併示揮筆如飛略不構思又手擊鉢風生雨集衆瞠若自失謀折而罷於是延畫手三人曰嘉賓辱臨無以供興聊奏薄技敢請高詠蓋亦所預謀云生隨畫便題多多益辨畫漸奇僻題愈敏捷三人者不遑給生則綽有餘力矣既而舌戰鬪智詞辨注射務欲壓倒生機鋒捷給八面受敵游刃有餘生徒終不能克因詰曰有所取讀不知許否貴藩儉制殊嚴如夫禪帶舉國必用所謂越中者蓋國初三齋公所創世俗故稱云竊惟蔽屨之具敢冒君

侯之稱爲之臣者不可不避未審易以何名若向他邦人將稱寡君禪乎生笑曰僕亦欲有請問憚唐突未敢世俗所謂肥前瘡多是卑賤所患然士大夫動或傳染即座中諸君亦有有其痕者世傳此瘡初自貴國始行故因其號遂爲名抑不知在內云何其稱諸異邦無乃曰敝邑瘡乎一座服其機警無復敢嘲諠者真曠世之奇才也惜風流自傲不事操修浪跡漂蕩屢變易姓名嘗在京師稱菊池某者即是也余見其詩儘有佳句今不知流落何所殆坎壈以歿矣

西清詩話載吳越王時宰相皮光業每以詩爲樂嘗得一聯云行人折柳和輕絮飛燕啣泥帶落花自負警策以示同僚衆爭嘆譽裴光約曰二句偏枯不爲工柳當有絮泥或無花歐公詩話稱此論乃得詩之膏肓矣又元厚之作王介甫再相麻世以爲工然未免偏枯其云忠氣貫日雖金石而爲開讒波誓天孰斧戕之敢闢上句忠氣貫日則可以襯雖金石而爲闢下句讒波誓天則於斧戕了無干涉此四六之病也吾輩作詩動有此失故每句吟味宜審語脉以煉

字法也

沈雲卿嵩山石淙前聯云行漏香爐次聯云神鼎帝
壺俱壓句末岑嘉州和杜相公雲隨馬雨洗兵花迎
蓋柳拂旌四言一法王右丞九成宮避暑三四衣上
鏡中五六林下巖前皮日休送圓載上人紙上餅中
影邊宮裏亦與王同病王敬美嘗言其失矣作詩容
易下筆不覺多有此弊其不可不用心也如孫逖和
左司張員外雲間山上河邊林下府中署裏句句相
犯不尤甚乎

王勃披襟秉石磴列席俯春泉杜甫峽東滄江起巖
排石樹圓許渾晒書秋日晚洗藥石泉清任鵠魚躍
晴波動龍歸石洞腥僧貫休微月生滄海殘濤傍石
城李攀龍大麓夏雲當檻出石門寒雨過城疎曳履
春雲高北斗迴車秋色照鍾山石鍾並量名用假對
也戴叔倫遠林生夕籟高閣起鐘聲劉長卿晚光臨
仗發春光共西歸鐘鍾同仗丈通亦借聲取對也
天厨禁鬻云根非生下土葉不墜秋風五峰高不下
萬木幾經秋以下對秋蓋夏字聲同也此不必借聲

對上下春秋固自相對覺範未之知耳

芥子園畫傳曰筆墨間俗氣尤不可侵染去俗無他法多讀書則書卷之氣上升市井之氣下降矣朱象賢印典曰古人有言唯俗不可醫人有服飾鮮華輿從絡繹而狙獪之氣令人不可耐者俗故也篆刻家諸體皆工而按之少士人氣象終非能事惟胸饒卷軸遺外勢利行墨間自然爾雅要恐賞音者希此中人語不堪爲外人道也夫繪事篆刻猶爾況於風騷之藝乎務用書籍洗滌俗腸學者其勉旃哉

崔惠童一月主人笑幾回第四字犯孤平文苑英華唐詩紀事並作人生律正意優蓋用莊子語泛歎缺陷世界而第二句相逢相值且啣杯亦兼賓主之語乃首句何必偏指主人其爲誤寫的然無疑白香山詩人生開口笑百年都幾回亦可以見矣如愛汝玉山草堂靜借問故園隱君子則句脚挾平以變調行之亦千百中之一二耳

不作奇險之語不廢尋常之言是詩家金科玉條舍布帛菽粟而好異服異味豈不甚僻乎孤亢詩人妄

好詭異務用前人未使之奇字以炫己之廣博而聳人之視聽聲調佶屈意匠恠僻風雅掃地寔詩之極弊也

詩社夜集時丁晚夏某生一聯炎蒸未改朱明節淡薄先含白露風有惡喙薄徒拊掌曰古人嘗竊此句人皆失笑蓋與漠漠水田陰陰夏木同一狡黠也昔僧惠崇詩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新徒弟嘲其蹈襲云河分岡勢司空曙春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兄偷古句古人詩句犯師兄又魏周輔作詩上陳亞犯古

人一聯亞不作禮周輔又上絕句云無所用心唯飽食爭如窓下作新詩文章大抵多相犯剛被人言愛竊詩亞乃次韻云昔賢自是堪加罪非敢言君愛竊詩叵耐古人多意智預先偷子一聯詩皆可解頤一笑也

夜航詩話卷之六

金中興志平山縣志文事大略是臨邑縣人言安
臨邑縣志文事大略是臨邑縣人言安

